



麦林悬疑

一把红色的雨伞，牵出了一个沉寂几百年的诅咒，
接二连三的死亡事件，引发了校园的大恐慌，
谁会是下一个牺牲品？



红雨伞下的 谎言

杜秦 著

传说，几百年前的法国巴黎，柯林和贵族公子卡文相爱，因其平民身份被卡文的家族拒之门外后被迫害致死，留下一把红色的雨伞……

你是否曾在空无一人的卫生间一间接一间地推开隔间的门？
当你读了这个故事，你也许会为自己曾经无意间做过的事惊起一身鸡皮疙瘩！

凌晨三点，请勿独自一人去卫生间！
千万不要捡遗失在路边的红雨伞！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红雨伞下的 谎言

HONG YUSAN XIA DE HUANGYAN

杜秦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雨伞下的谎言 / 杜秦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2. 7

ISBN 978-7-219-07897-6

I. ①红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69361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梁凤华
责任编辑 梁凤华
封面设计 王 霞
责任校对 周娜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7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897-6/I • 1536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|| 目录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神秘的红雨伞 / 005

第二章 柯林的诅咒 / 034

第三章 失火的旧楼 / 0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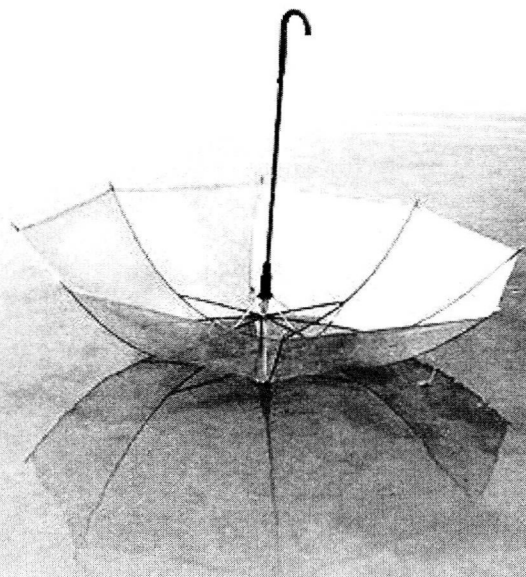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章 陨灭的生命 / 108

第五章 夜幕下的阴谋 / 143

第六章 另一个世界 / 191

第七章 惊人的真相 / 262

尾声 / 315



楔子

1989年农历七月十五，湖南省虞家镇，大雨滂沱。

乌云就像战场上的硝烟一样，隆隆地翻卷着，压在了人们的头顶上。密集的雨线从天而降，敲打着平静的大地，那些田地里的稻子似乎并不喜欢这样的雨水，此刻反而显出一副快快的倦态。田间小路早已被雨水冲刷成了溪流，几只青蛙从路的这头跳到那头，迅速地消失在路边的草丛中。

这天是民间传说中的鬼节。传说在这一天，所有的鬼魂都会离开阴间，回到从前生存过的人世间。

入夜之后，一辆出租车从村子后面的公路上驶来。车灯发出刺眼的黄光，将浓重的雨幕撕开了一道口子。尽管此时路上再无车辆，可它依旧走得十分缓慢。最后，它在村口停了下来。一个穿黑色雨衣的人下了车，沿着通往村子的那条小路从容地走来。

大门被敲响的时候，三十岁的殷秀竹正在家里准备睡觉。咚咚的声音让她心头一紧，心想：难道是赌钱的丈夫回来了？又觉得不可能。丈夫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回家，他怎么会在鬼节的夜里突然跑回来？而镇子上素有鬼节晚上不出门的习俗。不是丈夫又会是谁？

这时，一道闪电划过天空，顿时将屋子照得一片惨白。她不由得紧张起来。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谁会在半夜来敲门呢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，显得极其可疑。她待在屋里没有动，希望自己的不理睬能让对方知难而退。可是在这样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，对方显然很有耐心。敲门的声音不紧不慢，根本猜不出来者的丝毫意图。

敲门声一直响个不停。

殷秀竹十分害怕，此时她想到了不成器的丈夫。尽管他脾气粗暴，嗜赌成性，可他要是回家的话，也多多少少能给她一点依靠。

恐惧让她思维混乱，而外面的敲门声始终没有停止。到底该怎么办？

几分钟以后，她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出去看看究竟。

她拿了手电筒，打开雨伞就走出了房门。院子里的水已经很深了，几乎漫过了她的脚面。头上的雨势依然威力不减，大有将地面砸烂的气势。

她长出一口气，打开了院门。用手电筒晃了晃，外面并没有人。真是奇怪，她暗想，明明听到有人敲门，为什么门外却没有人呢？她狐疑着，就要回去了，突然从旁边传来了这样的声音，“等一下！”

她吓了一跳，警觉地退到一边，将手电筒照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又是一道闪电劈来，手电筒突然熄灭了，而且再也打不着。只是趁着闪电划过的瞬间，她看见了门外的陌生人。只见他穿着长长的雨衣，根本看不出长什么模样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”她战战兢兢地问。

他的声音苍老而深沉，“我想把一样东西，交给你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交给我？”

“因为这件东西只属于你，除了你，再没有合适的人了。”

她的心狂乱地跳了几下，再次慌乱地问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是谁？”

他并不回答，将一个一尺见方的包裹递到了她的面前。

她在恍惚中接过了包裹，掂了掂，分量并不重。用手一摸，居然有棱有角，里面包着的似乎是一个盒子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他似乎已经走远了。透过沙沙的下雨声，留下了这样一句话——

“千万不要打开看……等你的孩子过了十二岁，就把这个交给她……”

她急忙说：“可是我的孩子刚刚去世……”

已经没有人回答她了。

她提着那个黑布包裹，胆战心惊地回到屋里。心里想着刚才的一番对话，越来越感到后怕。这是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不能打开看？她盯着那个四四方方的盒子，像是看着一具刚刚出土的木乃伊，心中充满了敬畏和不安。

一连几天，这个盒子成了她的一块心病，不管做任何事，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起它。她曾想过把这个盒子扔掉，一了百了，可是又怕冲撞了某个神灵。她在惴惴不安中度日，直到那一天走在田间地头，无意中看见一个黑色的提包。

提包就端放在她家的地头，看上去鼓鼓囊囊的，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。她觉得特别奇怪。确定周围再没有别人，她便悄悄地蹲下来，拉开了提包上的拉链。

原来里面放着一个女婴。只见她光着身子躺在婴儿被里，正安静地眨着眼睛。那一刻，殷秀竹竟然产生了错觉，以为自己刚刚死去的孩子复活了。母性被

重新唤醒，她便抱起孩子，解开衣扣，将鼓胀的乳头塞到了孩子的嘴里。孩子用力地吮吸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孩子终于吃饱了。她看着这个陌生的女人，几乎没有半点害怕，反而睁大眼睛朝着她兴奋地踢腿。殷秀竹高兴得热泪涟涟，摸着孩子的鼻子，问：“你是谁家的孩子呀？”

婴儿仿佛能够听懂她的问题，居然朝她抬起了小手。殷秀竹把孩子的小手抓住，觉得她们有缘，于是决定把孩子抱回家。

孩子失而复得，这让她暂时忘记了所有的悲伤。每天她除了在地里干活，就是精心照料着这个孩子，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。

那一天晚上，大雨又至，噼里啪啦的雨水把她的记忆唤醒了。她猛然想起了前不久的一个晚上，遇到的那件怪事，还有那个神秘的盒子。

“等你的孩子过了十二岁，就把这个交给她……”

难道，他早已经料到在不日之后，她将会捡到一个孩子吗？

这一晚，她越想越觉得害怕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这件事仿佛阴云一样飘在她的头顶上，挥之不去。终于，她在半夜坐了起来，披了一件衣服跳下床，开了灯，把那个黑色的包裹拿出来，用颤抖的双手解开了上面的黑布。

里面果然是一个四方形的木盒子，棕黄色的外表，前后左右还有镂空的龙凤图案。看上去就像旧社会富家小姐的梳头匣。她再也抑制不住强烈的好奇心，陌生人的告诫也被她抛在了脑后。她用颤抖的双手掰开了锁扣，将盖子轻轻地掀了起来……

不经意间，时间匆匆走过了二十年。这一年，殷秀竹五十岁。她贫病交加，眼看就要死去了。

弥留之际，她想起了自己不平凡的二十年。这二十年生活艰苦，命途多舛，回想起来，与那个盒子脱不了干系。是那个盒子改变了她的命运。临死前，她把女儿叫到了床前。那时她已经病入膏肓，只在女儿耳边不停地念叨着两个字：“盒子，盒子……”

女儿泪流满面，她不明白母亲的意思，“什么盒子？”她哭着问。

“盒子，盒子……砖底下……”

女儿找来铁铲，从地中央的砖块下面挖起了一个包裹。她赶紧将包裹拿给母亲，“妈，在这里……”

她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，坚持把话说完，“这个秘密将改变你的人生！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打开看！千万不要……”才把话说完，她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殷秀竹死后，这个家就剩下了刚满二十岁的女儿，算是散了。处理完后事，她陷入深深的悲痛当中。直到几天后，才想起母亲留给她的东西。

她找出那个精巧的小盒，不禁纳闷：为什么母亲二十年来对它只字不提，直到现在才交给她，而且显得那么小心翼翼？她想起了母亲说过的最后一句话——“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打开看！”

到底何时才是母亲说的“万不得已”呢？

她不知道这里隐藏着什么秘密，以至于母亲如此慎重。也许母亲已经料到她会打开盒子，只希望以此引起她的重视，让她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去面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切。考虑再三，她终究违背了母亲的临终嘱咐，提前打开了盒子——

那一天，雨又开始没完没了地下，宛如二十年前的那个夜晚，淋漓不断，电闪雷鸣。

第一章 神秘的红雨伞

1

“今夜，已是最后的期限了！”这是一个十分苍老的声音。

女孩瑟缩着后退一步，她望着深不见底的黑暗，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缓慢萌生。她战战兢兢地问：“为什么是我？那里面，那里面曾经……”她想起了可怕的传言，无法说下去。

“因为在那儿，一个人即将还魂……”

宿舍里有了片刻的安静，沙沙的下雨声盖过了所有的声响。在这间幽暗的屋子里，韦佳正在向室友们讲述一个“还魂”的故事。她看了看时间，突然停止了讲述。室友们正听到兴头上，一个劲地问她后来发生了什么。她把被子扯紧了，故意吊她们的胃口，“今天就到这儿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于明天同一时间收听《惊魂午夜》。各位听众晚安！”

“没你这样的，要讲就讲完嘛……”室友们七嘴八舌地抱怨起来。可是韦佳再也没有开口，这个故事便像风筝一样悬在了半空。

“没劲！”室友们埋怨道，各自把头埋起来一心睡觉。屋子里很快就安静下来。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，韦佳已经睡着了。这一晚，她居然做了一个噩梦。

梦境里，那是一个傍晚，一个朦胧得有点可怕的傍晚。

说是傍晚，实际上天已经完全黑了。泉溪小城的春季总是雨水绵绵。潮湿而阴冷的空气弥散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让生活变得异常呆板而缺乏情调。她趁着图书馆开馆的最后几分钟，跑去借一本叫做《黑猫》的悬疑小说。当她匆匆忙忙地跑到图书馆，才发现值班老师已经下班，一把大链锁已经缠在了门把手上。

韦佳赶紧跑过去。

她知道明天是星期天，照例是图书馆的闭馆时间，要是错过了今天就得多等一天了。尽管一天不算长，可是心底对那本小说的阅读欲望已令她无法继续等待。所以她连雨伞都来不及合上，就飞跑上台阶，央求老师再给她几分钟时间进去借本书。

韦佳并不是一个惹人讨厌的学生。值班老师面对一个漂亮女生的礼貌请求，心底的原则终于有所松动。他把一大串钥匙递给韦佳，“我只给你五分钟时间，五分钟之后必须回到这里来。”

韦佳拿了钥匙，兴奋地跑进了这座透着几分阴森的图书馆。

当她跑上二楼，听着自己咚咚的脚步声在黑暗的楼道里越来越响的时候，才意识到这时独自一人来图书馆，或许是个错误。

天几乎已经黑透了，二楼没有灯光，只有楼下的光线照上来，让漆黑的楼道显现出一条不太明晰的通道。雨仍旧滴滴答答地下着，更加衬托出了周围死一般的安静。

她的心下意识地缩紧了，胆怯让她的脚步越来越沉重。终于，她在楼梯的拐角处站住了，心里扑通扑通打起鼓来。

她不敢再往前走，可是又不好意思返回去，进退两难。内心里恐惧与要强早已在暗暗较劲。可最终的结果是，要强占了上风。她暗暗地鼓励自己，不就是在晚上独自进图书馆吗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她硬着头皮，朝着二楼最里面的一间阅览室一步一步地踱了过去。

时间过得很慢，慢得仿佛会突然停滞不前。就在黑暗与惊恐的包围中，她走到了阅览室的门口。

可是难题再一次出现了。

她握着沉甸甸的钥匙串，不知道哪一把才能打开眼前的门锁。她的手颤抖着，一次又一次地尝试，结果都失败了。面对肃穆的房门，她的内心更加紧张，脖子仿佛被谁拧住了，紧紧地绷着。后背汗涔涔的，汗水已将内衣湿透，此时正紧紧地贴在她的皮肤上。

她不知道如何是好，霎时间，脑海中一片空白。

就在慌乱不堪的焦灼中，她隐约看到钥匙上粘着一层胶布，上面似乎写着房间号码。于是赶紧拿出手机，将光亮打在上面。不久，她就顺利地找到了这间阅览室的钥匙。

她的心里暗自庆幸着，轻轻地推开了房间的门。

她打开了所有的日光灯，顿时，整个屋子宛如白昼。可是惨白的灯光更加映衬出这里的空旷与可怕。空气安静地流过每一个角落，那种平静，几乎令她无所适从。她扫视了一眼这间死寂的阅览室，心仍旧紧绷着。

她鼓起勇气走到第二个书架前，只瞟了几眼就找到了那本心仪已久的小说。她是这间阅览室的常客，前几次因为忘记带借阅证，未能将这本书借走。她把这本爱伦·坡的经典作品拿下来，看到屋子里的一切如此熟悉，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平时人来人往的场景。短暂的遐想令她的心稍微平静了些，她安慰自己，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。

就在她把书抱在怀里，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眼前却掠过一抹红色。

尽管红得不算显眼，但是却足以勾起一个人的好奇心。

那时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，沙沙的声音穿透了厚厚的墙壁，传到二楼，传到了最里面的这间阅览室里。它让本来就处于极度紧张中的韦佳变得更加惶恐不安。此时的韦佳仿佛置身于李·克斯特伯爵夫人的古堡中，背后站着一个艳惊世纪的妇人，脚下是埋藏着无数尸骨的地窖。这座古老的建筑，几乎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

她在一刹那产生了无数猜想与疑问。面对如此肃杀的气氛，韦佳终究还是停下来，她决定看个究竟。

一个平常的下雨天，一间平常的屋子，一个平常的傍晚，这一切再平常不过。韦佳却感觉怪怪的，却又说不出到底怪在哪里。安静会激发人的想象力，也许，那只是潜意识里的一种错觉。

她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因为此时，再小的声音听上去都仿佛被放大了几十倍。

红色？那是什么？是人？是血？还是……

她的心开始狂跳不止，胡思乱想再次侵袭了她的头脑。这个一向素净的图书馆，怎么会有红色的东西呢？是灭火器吗？她回身望去，两瓶灭火器正在墙上挂着，显然，那根本就不是灭火器。

时间一点一滴地溜走了，五分钟内回去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韦佳下定决心，在离开之间一定要看个究竟。

于是她拿开了眼前的书，望向了后面的书架。

她长吁一口气，悬着的心骤然落地：原来，那只是一把红色的雨伞。

一定是来这看书的学生不小心落下的，不如拿到下面交给值班老师，说不定

它的主人已经想起来，这会儿正跑回来认领呢。于是，她把手中的书暂且放下，轻轻地绕到了书架后面……

2

“啊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……”

砰的一声，韦佳打开床头灯，随即惊坐起来。她把手放在胸口上，感觉心脏仿佛一头受困的野兽一样四处乱撞。看了一眼自己的物品架，那把红色的雨伞正挂上面。这真是她在图书馆里捡来的，想不到当晚就跑进了梦里。

那时室友们还没有睡熟，知道她做了噩梦，于是关切地问她怎么了。

韦佳仍旧心有余悸。她是个悬疑小说迷，时常沉迷于作家编造的离奇的情节当中，可是她想不到梦境中也会发生这么蹊跷的事。她不知道这个梦是不是预示了什么，只是觉得有什么事，冥冥中已然同她产生了某种瓜葛。

她隐隐感到害怕，紧盯着那把红色的雨伞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过了半晌，她低低地说：“我看见了我自己！”

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
谁也不知道韦佳在梦里看到了什么，只是从那以后，活泼开朗的她变得沉默寡言，而且终日神情恍惚，脸上时常会有莫名其妙的表情。一个星期后，她搬出了宿舍楼。

日子一直很平静，平静得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。早春的湘南依然透着彻骨的清冷，雨水隔三差五地降临，世界就像一个胚胎一样，在湿漉漉的环境中慢慢地孕育、成长。

星期六晚上，湘水学院的校园里变得躁动不安。明天又是一个星期天，对于学生而言，星期天总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。

就在此刻，一个女生急匆匆穿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。她没有打伞，雨水很快就将她淋湿了。她走上了图书馆高高的台阶。那时阅览室里的灯已经次第熄灭了，她加快速度冲上二楼，朝着文学类图书室的方向狂奔过去。

门还没有上锁。她暗自庆幸着，推开门走进去，重新把灯打开。她开始在书架上不停地翻找，不久以后，总算找到了要找的书。

她把书抱在怀里。离开的时候，她突然有种感觉，书架后面似乎有什么东

西。红色，像血一样的红色！外面正好响起了最后一次铃声，这是闭馆的信号，铃声响过五分钟后值班人员就会锁门。好奇心驱使她站住脚，想要看看那突兀的红色到底是什么。

于是她转过身，把眼前的书拿下来，望向书架后面。原来，那是一把红色的雨伞。她悬着的心落了地，明白是来这看书的学生忘了拿。这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，她这样想，忘了带伞，偏偏有人准备了一把给她。她为自己的幸运暗自高兴，把书重新放回到书架上，就麻利地绕到了书架后面。

那一刻，她猛然呆住了。因为眼前的一幕，完全令她无法想象。书架后面居然有人！

那是一个女生。她正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，红雨伞就放在她的右手边。

这太不可思议了！她却连惊讶都来不及。

寂静的傍晚，寂静的阅览室，一个女孩寂静地坐在地上，此情此景，凭谁遇上了都会不寒而栗。更何况，她只是一个胆子不大的女生！

她瞪大了眼睛。只见那个女孩坐在地上，穿着朴素，膝盖上放着一本书，脸埋在书页里一动不动，就如同死了一般。

难道是死人？

她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一刹那出了一身冷汗。她鼓足勇气，胆战心惊地问了句：“同学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”问题出口才恍然想起来，自己进来的时候，门是关着的，灯也是关着的，而且里面出奇的安静，根本就没有有人在里面的迹象。

她咽了一口唾沫，不由自主地捂住了嘴巴。她已不敢再往下想，稍微往前挪了一小步。

“你是哪里不舒服吗？”

女孩依旧没有动。

她的心彻底乱了，极度的恐慌让她的大脑混沌不堪。她不清楚自己是希望女孩一直坐在这儿，还是突然抬起头回答她的提问。她只是壮起胆子，神使鬼差般朝那个女孩走过去。难以想象她究竟哪儿来的勇气，居然走过去推了推女孩的肩膀——

“啊！”

一声惨叫，在黄昏中响彻了整个校园。



3

萧夏醒了过来。

她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，床边站着许多人，有班主任王小梅，还有室友于娜和周晓蓉。旁边还站着一个表情严肃的高大男子，萧夏并不认识他。

王小梅欣喜地问她：“萧夏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”

萧夏在周晓蓉和于娜的帮助下支起身靠在枕头上。她把整个屋子扫视了一遍，问道：“这是哪儿啊？”

“昨晚你在图书馆里晕倒了，值班的老师发现后，就把你送到了这里。这是学校的医务所。”

“图书馆？医务所？”萧夏喃喃地念着，想起了昨晚看到的情景，顿时脸色变得很难看。

这时，高个子男人开口说话了，“萧夏你好，我是公安局的警察，我叫马一洛。昨晚有学生死在了图书馆，我们正在调查这个案子，需要你的协助。麻烦你好好回忆一下，把你进去后看到的情况详细地跟我讲一遍。”

萧夏不理他，过了半晌突然摇了摇头，“我想不起来，对不起，我什么也想不起来。”两滴眼泪悄悄从她的眼眶中涌出来。

“请你再好好想一想，你是第一目击者，你提供的线索对案件的侦破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。”

萧夏已经撑不住了，她紧紧捂着耳朵，发疯似的冲着马一洛大喊：“我不知道！不要来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萧夏的举动令所有人摸不着头脑。谁也不明白她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。马一洛自然不会因为萧夏的不合作就放弃追问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怎么能因为一点小小的阻碍就放弃寻找突破口？再说，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人，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。

在他又要开口的时候，王小梅将他的问题挡了回去，“马警官，依我看你还是过两天再来吧，她的身子很虚弱，又受了打击，恐怕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”

于娜没好气地嘟囔道：“人都这样了还问什么问！警察就可以不顾别人的感受啊？”

她性格耿直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从来都无所顾忌。这与周晓蓉瞻前顾后的作风完全相反。周晓蓉赶忙扯了扯于娜的衣袖，示意她保持冷静。

马一洛看出来，此时他已不受欢迎。虽然他恨不得马上就撬开萧夏的嘴，把她知道的一切全部掏出来。可是欲速则不达，有些事情终究是急不来的，况且再问下去，可能还会产生不必要的冲突。于是他尴尬地挤出一个微笑，“好吧，那你先好好休息，过几天我还会再来的。”

马一洛走后，萧夏慢慢恢复了平静。她想单独待一会儿，王小梅便和萧夏的两个室友出去了，就剩下她在屋子里。

萧夏一个人坐在床上，泪水肆无忌惮地流下来。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无端地难过，无端地烦躁，无端地想哭。一个生命就这样眼睁睁地离去了，萧夏恍然觉得死亡离她这么近，近到触手可及。

4

日子仍旧平静得像一潭湖水一样。

雨没有停，一直断断续续地下着。这就是华南的气候特色，阴晦、潮湿，大半个春天都浸泡在雨里，暗无天日。当地人早已对这样的天气习以为常，可是对于外省来的萧夏而言，这简直就是一种煎熬。

每当下雨，萧夏的心情总是不好，加上前些天遇到了那样的事，更让她的心中七上八下。点滴打完之后，她就默默地走出了医务室。她没有打伞，雨水瞬间就把她淋透了。

她不紧不慢地走着。雨中的校园仿佛一个温婉的少女，安静、多情而又朦胧一片。有一个学生死了，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变，一切都还是老样子。道路上没有一个人，雨水浇灭了人们的热情，让这个本来无法安分的群体变得安分。时值中午，大多数人都在宿舍午休，校园里安静得仿佛墓地一般。

路过图书馆的时候，萧夏下意识地抬起头张望。她看见高高的台阶上大门紧闭，一条锁链缠在上面，似乎几百年都没有打开过。她望着图书馆的轮廓，这座怪物般的高大建筑仿佛一下子活了，直直地朝她压了过来。萧夏赶紧将目光移开，并且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。

直觉告诉她，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她。

她走到哪儿，那束目光就跟到哪儿。对，是有这么两道目光！

她不知道那双眼睛在哪儿，却确信它就在周围，真实存在。她在慌乱中再次将目光定格在图书馆，重新扫视了一遍整栋大楼。终于，在一扇窗户里，她找到了那两道目光。

那是一张脸。脸的上方，是一把红色的雨伞。

没错，在二楼最靠边的一扇窗户里，确有一张面如死灰的脸。它一动不动地盯着萧夏，眼睛里流露出怨毒的目光。那道锋如利剑的目光仿佛在质问：你为什么不早点来？

更为奇怪的是，那里只有一张脸，和头上悬空的红雨伞。“她”没有四肢，没有躯干。甚至，连雨伞的伞把都看不到。

萧夏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紧盯着那张脸，忽然觉得有些熟悉，但又想不起她是谁。事情就是这样奇怪，大门紧锁着，里面却有人，还莫名其妙撑着雨伞。萧夏继续凝视着那副面孔，突然间恍然大悟，是她，是她……

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绝不可能……

她眨了几下眼睛，希望刚才的一幕只是幻觉，可那张脸一直紧贴在玻璃上，真切得如同跟她面对面一样。萧夏万万不曾想到，一个死人会两次出现在她的面前，更可怕的是第一次见到的死人，第二次居然活了过来！

她再也没有胆子待在这里，转过头开始疯跑，漫无目的地，自己都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。

可她很快就停住了。今天她注定无处可逃。因为前方正有人撑着一把一模一样的红雨伞，朝着这边缓缓地飘了过来。

萧夏的身体一下子瘫软了，大脑像死机的电脑一样一片黑暗。思维如同电流般横冲直撞，却没有完整的脉络。就在红雨伞离她一步之遥的时候，萧夏的意识恍惚起来。她只觉得一阵眩晕，整个人便向后倒了下去。

与此同时，一只手伸过来把她拽住了。

萧夏在惊恐中睁开眼睛，看见站在她面前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她的室友——于娜。

于娜一只手拽着萧夏，另一只手撑着伞。

“萧夏，你怎么了？”

萧夏恍如经历了一次车祸，大难不死，心中仍旧惴惴不安。她似乎分不清这是人间还是地狱，语无伦次地回答：“死人……鬼……有鬼！”

于娜被她吓到了。她不安地向四周张望，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

“哪里……哪里有鬼？”这是满含胆怯的口吻。

萧夏指了指图书馆。令她难以置信的是，那张脸不见了，红雨伞也不见了。窗户里除了一片黑暗，别无他物。她揉了揉眼睛，再看，确实没有了。她不由得自言自语：“刚才还在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？”

于娜的心脏终于归了原位。她伸出手在萧夏眼前晃了晃，说：“产生幻觉了吧，大白天的哪有鬼啊？”

萧夏喃喃地说：“也许是吧。”此刻她的心中仍旧有点乱。

于娜把她拉到身边，“下雨也不懂得带把伞，看看，都湿透了。回去好好休息，什么都别想，我已经替你请过假，这两天你可以不用去上课了。”

萧夏点了点头，她盯着于娜的红雨伞，脑子里猛然闪过了那个女孩的影子。

“你哪来这把红色的雨伞？”

“当然是买的，难道还是路上捡的不成？”

“别，千万别捡路上的红雨伞！”萧夏变得神神道道起来。

于娜害怕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萧夏冷冷地说：“因为，那是死人的东西。”

“死人的东西？”于娜机械地重复着萧夏的话。

“在死去的那个女生旁边，就有一把红色的雨伞……”

于娜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冷战，“萧夏，你不要吓我。”

萧夏并没有看出于娜的慌张，她继续说：“是真的，那的确是一把红色的雨伞，跟这把几乎一模一样。”

话刚说完，于娜的手一松，啪，手中的雨伞应声掉地。

“娜娜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没事，我们快点回去吧。”于娜不由分说地拽起了萧夏的手。

“你的雨伞？”

于娜头也不回就说：“扔了吧，不吉利！”

5

雨天的夜晚来得异常迅速。这一晚，失眠的人有三个，一个是萧夏，一个是